

一位具天国眼光与胸怀的前辈

陈济民牧师

前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

第一次听到王永信牧师的名字，是在神学生的时代。那时，王牧师已在美国留学生中间工作，而笔者则是在费城的西敏神学院读书。有一次，王牧师听到赵天恩弟兄(我们那时都还未按牧)分享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异象，不但支持，更介绍了当时在芝哥三一神学院的马鸿昌夫妇给我们，我们的异象团队也就由四人增加为五人。在那时候，王牧师的支持非常难得，因为有些人听见我们的异象后都是相常客气而婉转地浇冷水。(这也难怪，我们那时除了一般傻劲外，什么都没有。)但王牧师却不一样。

不久，中国神学研究在神的恩典下成立了董事会。那是在费城。董事会主席是当时海外基督使团(即中国内地会)美国的总干事葛伟骏牧师，而副主席就是王永信牧师。笔者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他也是董事会中唯一的华人成员。王牧师的参与是认真的。一九七〇年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台北正式招生开课，全时间的老师除了戴绍曾牧师外，就是赵天恩和笔者两人。我们会去，是王牧师极力说服葛牧师，在董事会通过促成的。本来，中神的委身成员们是想等到研究所学业完成后才开始工作。而王牧师之所以会促成这事，明显不是为着他个人的利益，而是想到华人教会的需要和合一的重要。

一九七〇年代，世界华福在成立，王牧师是总干事。笔者记得我们中神的同工们在旁看到华福的成立，都非常高兴，因为华人教会向来受自己的文化影响，合作非常困难。也许是笔者个人的偏见，在华福诸多有意义的事工中，相当难得的是研究部门的成立。从某个角度看，这原不是华福应做的事；但我们却因此而知道海外华人教会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情况。我们再次看到王牧师的眼光、胸襟和胆识。

一九八〇年代初，王牧师还是世界华福的总干事。福乐神学院与中国神学研究院合作，开设华人宣教系，笔者由中神借调负责这事工，也因而有机会比较更近距离地与王牧师接触。那时，罗曼华姐妹已在福乐宣教学院修读博士学位，王牧师接受她的建议，与宣教学院达成协议，为华人教会训练一些宣教的人材。在这协议下，宣教学院提供奖学金，华福在亚洲各地区的分部推荐学生。这一来，华人宣教系也就增加了一些学生，而华人教会也多了一些人材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，王牧师住在美国加州砵谷一带，笔者退休后在大洛杉矶地区，两地在地理上有一段距离，但偶而还是会接到王牧师的电话，要我参与一些事工。有一次，中国教会中有人推动加尔文宗信念而造成一些内部的矛盾，因此另有些人请王牧师帮助解决。王牧师也就在二〇〇八年邀了一些北美神学院的人开会讨论，再由他连络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领袖们，共同发表了一份共识，希望可以减少纷争。笔者觉得自己受过正统的加尔文宗神学训练，也曾不同地区推动过神学教育，对这事多少要尽一份心力，所以就接受王牧师的邀请参与会议。这一次，他在电话中像以往一样，先告欣我：你的学生惠文就在我旁边。在机票、住宿和接待方面，也是由大使命中心负责。但让笔者印象最深的、是王牧师自己为着这次的会议买了好几本不同派别的书看，在会场中也认真地聆听不同的说法。当然，他在会议中非常投入，会问问题，但他完全没有掌控结果的意图或表现，会议后发表的「救恩要点」真的是神引领下所产生一份共识。这一次，笔者亲自看到王牧师确实是一个有天国眼光和胸怀的人。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 52 期 2018 年 4 月号